



三月，春寒料峭。前往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的路上，山峦与树林在雪幕之中若隐若现，朦胧之美别具一格，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安逸。山田纵横交错，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画卷。

刚到村口，便看见老冉早已在那等候。前几天听老冉说，等天气再暖和一些，地一解冻，就可以开挖百合了，而到了四月新一轮的百合种植又要开始了。老冉的父亲，曾是百合田里的种植能手，虽已上了年纪，却依旧精神矍铄。每次前去，他都会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种百合的事——从选种球时的精挑细选，到田间管理时的精心照料，再到收获时的满心欢喜，那些饱含汗水与希望的日子，在老人深情的讲述中一幕幕浮现眼前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老冉一家几代人都与百合紧密相连。他们将心血与汗水倾注在这片土地，让种百合的技艺代代传承，也把对土地和百合的热爱深深扎根。

春天的土地，乍一看有点荒芜，干枯枯的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然而，

时间的馈赠

□ 王剑玲

仔细观察便看到，地是犁好的，一行行很整齐，在土地中间有很多立起来的小树干，说是树干，其实更像是根枯草，有点干巴。如果不仔细看，很容易误以为是干树枝叶，其实每个枝干下面都藏着百合。

天空飘着小雪，丝丝凉意入骨。即便戴着手套，握着锄头的手依旧冻得僵硬。而老冉，却在这冰天雪地之中动作麻利、力道十足。对准有树干的地方，锄头起起落落，一个个鲜嫩的百合破土而出，仿佛在与大地进行一场默契的交谈。我照着老冉挖百合的姿势，拿着锄头，挖出了几个白白嫩嫩的百合，心里一片欢喜，似乎也不觉得冷了，只觉

得这百合挖之不易，深切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。

西果园百合是有个性的。生长在气候冷凉、光照充足、呈弱碱性土质的二阴山区。春季，大自然阳气生发，经过冬季漫长的休眠，此时的百合积蓄了充沛的生命力。采挖出的百合鳞茎肥大，层叠如莲花片相合抱，形成致密的鳞茎结构，瓣片短而宽，断面肉质饱满而无粗纤维，生食脆甜，熟食柔软，清甜之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清香，味道纯粹而悠长，具有滋阴润肺、清心安神润燥的功效，堪称百合中的佼佼者。

百合周围寄生着很多大如蚕豆，小如黄豆的百合种球，小心摘下蚕豆

大小的，移栽到养分富足的土地里，三年后，它们就长成生机勃勃的籽种。然而，三年时间，土地的养分被百合种球极尽汲取，不再适宜百合生长。这时，需要把籽种一个一个挖出来，种在保墒晾晒好的空地里，再经过三年就长到能上市的个头了。若追求更好品质的，则需要再经过三年的雨雪风霜，如此，九年的百合才可以出土了。

老冉常说，九年的时间，孩子都初中毕业了，百合才长到孩子的拳头大。百合白天和夜晚都在黑暗的土壤中用智慧完成物质能量转化，默默无闻地将蛋白质、磷、钾、钙、维生素及生物碱等微量元素富集于一身来

到阳光大地，回报庄稼人。而顶级百合甚至需十年的生长，积累养分充分，品质亦更优。

百合从播种到成熟，耗时漫长，十年百合株，百年白头人，是老冉种百合还是百合染白了老冉的发须？

西果园的百合，早已超越了普通农作物的范畴。它是兰州的一张亮丽名片，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，凝聚着当地农民世世代代的心血与智慧。它不仅是美味的象征，更是兰州独特风土人情的体现，让每一个品尝过的人都对这片土地满怀向往与眷恋。

在这片热情的土地上，百合文化不断传承，延续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每一颗百合，都是时间的馈赠，是土地与农民共同书写的奋斗篇章。从播下希望的种子到收获饱满的果实，百合的生长见证着土地的慷慨与农民的坚守。

远望层叠的梯田，黑的是土，白的是雪，仿佛一行行洁白的百合与厚重的土地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，编织着希望。

古韵新吟

□ 秉俊

七绝·武威冰沟河二首

一

久慕冰沟有圣河，
祁连积雪化清波。
崇山幽谷三生梦，
沧海桑田一首歌。

二

清晨细雨访冰沟，
雾里空山已入秋。
林海茫茫风亦醉，
涛声阵阵浪无忧。

好事近·定安访友

跨海访问窗，一睹定安春色。
煮酒畅聊今古，忆少年青涩。

晚看烟雾掩湖面，云破闪光。
泽。诗句顿时泉涌，述玄黄盈晨。

绿色接力

□ 桑宗仁

走，到大漠孤烟中去
风，吹着五湖四海的骨头
按不住的锹头牵着绿衣红袖
激得旷野之息咯咯作响
那些存活的蒿草，耐不住寂寞
自己站直了，总想着
扶一把穴坑中的新伙伴
腾格里，巴丹吉林沙漠
梭梭、白茅、红莎、黄蒿、沙竹篾子
被粗粝的砂石日夜锻打
风魔旱魃轮番上阵
上万平方公里中的呼吸
并没有屈服，反而被越磨越坚
越炼越韧，在每个春天尖叫着
破土出来
“到民勤种棵树……”
接力的旗帜彩虹般坚在天际
信念冲破空间的浑黄
嬗变为时光的苍翠，迎风怒放

七角井的绿色

□ 俞有刚

在肃北这个叫七角井的矿区，我工作了近二十个春秋。时光如流水般悄然流逝，而山石依旧。那土黄中夹着黑黝黝的颜色，恰似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，道道沟壑宛如岁月刻下的深深皱纹，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

这里海拔2500多米，山岗并不算高耸，它们宛如蜿蜒的蛟龙，向七个不同的方向延伸，最终环绕出了一块小盆地，正是这片独特的地形，赋予此地“七角井”之名。

“茫茫戈壁罕人迹，兼有水草便是客”——这是七角井往昔的真实写照。然而，如今的这里早已焕然一新。自从铁选厂和钒冶炼厂拔地而起，整个矿区便焕发勃勃生机，厂房林立，机器隆隆，仿佛奏响了一首激昂的发展交响曲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绿色也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逐渐蔓延。

这里仿佛只有冬夏两季，春秋的脚步总是匆匆而过。当外界的春花开得正盛之时，这里依旧寒意缠绵。甚至在立夏之后，还会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尽管太阳一出，雪花便迅速融化了，但那风夹雪的寒意，丝毫不逊色于严冬的凛冽。

在这里，草儿露头、小树抽芽，多是要等到立夏之后。当别处的沙枣花已散发出阵阵醉人的芬芳时，这里的沙枣花仍在沉睡之中。而当这里的沙枣花终于绽放出金色的小花时，别处的沙枣树早已是硕果累累，丰收在望了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无法磨灭人们对绿色的渴望，也无法阻挡人们播撒绿色的坚定步伐。这里的地下遍布坚硬的顽石，植物难以扎根生长。每年夏初植树

时，人们都要费尽周折地先挖掉顽石，再从远处运来沙土，小心翼翼地填入坑中，最后才将树苗植入其中。即便如此，能够在这里茁壮成长的，也只有沙枣树、红柳等一些特别耐旱、耐贫瘠、耐盐碱、耐寒冷的树种。这些树木像忠诚的卫士般，毅然挺立在公路两旁，默默地为这片土地奉献着一抹珍贵的绿色。

精粉库门前的那个乱石场，曾是绿化工程中的一块“硬骨头”。后来，经过先清理乱石，然后平整场地，再从远处运来沙土覆盖后，人们精心种下了苜蓿。几个月后，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便呈现在人们眼前，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

七角井的夏天，到六月底才算是真正来了。然而，八月底的一场凉风，仿佛瞬间便带走夏天的热情，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秋凉的寒意。七角井的冬天则显得格外漫长。整个冬天，一切都仿佛被寒冷所笼罩。

当然，矿区里那一棵棵挂满果实的沙枣树，是冬天里的一道独特风景。沙枣如同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灯笼，在枝头摇曳生姿，为这里增添了一抹暖意。

每当下过一场大雪之后，人们都会自发地行动起来，将积雪扫、堆、铲到树沟和草坪上。这些积雪就像一床厚厚的棉被，为树木提供了温暖的呵护。直到翌年春天，积雪才开始融化成水，滋润着树木的根部，催促着它们快快换上绿色的新装。

七角井的绿色，是草木在岩石缝隙中顽强拼搏的象征，是人们辛勤汗水的结晶，更是机器隆隆轰鸣声和车水马龙喧闹声交织而成的一首歌。

温那份久违而熟悉的味道。最让我感到暖心的是，家乡人进城办事，总会为我捎来莜麦面，那是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，是无论身处多远都无法割舍的牵挂。

小时候，家中孩子围坐一堂，若被问起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，我们几个必定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甜醅子！”

我家制作的甜醅子，食材只有莜麦。

母亲制作的甜醅子，那独特的味道，是沁入心底的眷恋。制作时，母亲总是先将莜麦淘洗干净，再均匀地摊开晾晒，直至每一粒莜麦都被阳光亲吻，染上金黄。随后，她会将晒干的莜麦装入麻袋，扎紧袋口，放在干净的地面上。接着，母亲双脚站定，在麻袋上反复用力踩踏，口中轻声说道：“这叫去芒刺。”莜麦颗粒两端，藏着细小如针的芒刺，不仅无法入口，还会影响口感。唯有通过这般用力搓揉，让芒刺在相互挤压下脱落，再用簸箕仔细分离，才能成就美味的第一步。这看似简单的工序，实则暗藏玄机，是姥姥传给母亲的独门绝技，也是我家甜醅子称霸味蕾的秘诀。倘若图省事省去了这一关键环节，制作出的甜醅子，味道便大打折扣。

家乡还有一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——莜面搅团，由莜麦面与扁豆面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，精心烹制而成。三伏天里，骄阳似火，酷热难耐，此时若能咥一碗莜面搅团，再拌上一个蒜泥茄子，炒一盘家常土豆丝，坐在阴凉处，慢慢享用，那滋味，仿佛让燥热瞬间消散，人生的惬意与满足感油然而生。

如今，随着健康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，优质杂粮莜麦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。它的食用范围愈发广泛，吃法更是花样百出。每一种吃法背后，都藏着一段故事、一种创意，既是人们对莜麦认识不断深化的见证，也是传承与创新美食文化的智慧结晶。

高原莜麦

□ 路建平

黄土高原腹地，山大沟深，气候寒凉而干旱，莜麦却宛如一位坚韧的斗士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背阴的山坡地，成了它扎根生长的乐土，一茬茬莜麦在那里顽强生长，生机勃勃。

莜麦，这一耐寒耐旱的农作物，其生命虽短暂，却在有限的时光里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；其种植过程简约，无须精心照料，便能成活，且产量丰饶，以丰硕之姿回馈大地的滋养。在众多杂粮中，莜麦脂肪、蛋白质、铁、纤维等营养成分含量丰富。

提及莜麦，我与它之间似乎有着一条无形的纽带，牵系半生缘分。幼时，每当肠胃不适时，母亲总会炒一把莜麦递到我跟前。那炒熟的莜麦，香气四溢，细品慢嚼，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能驱散身体的不适，悄然调理肠胃，使人感到舒适。

往后的岁月里，莜麦自然而然成了我味蕾上的挚爱。即便长大成人，忙碌的生活使得品尝莜麦的机会渐少，但每次偶然相遇，我总会毫不犹豫地买来，怀揣着眷恋与欣喜带回家中，重



百花

第3309期

陇原春

〔中国画〕

蒙朝晖 作

春痕

□ 徐兆宝

祁连山的雪线，宛如被一双无形的手牵引着，悄然向上攀升。褶皱间，残冰发出细微脆响，宛如家中用久的老瓷碗不经意裂开时的低语，悠悠回荡在山谷间。我蹲在干涸的河床旁，指尖轻触泥土，感受到那湿润的震颤。这便是河西走廊春天最初的信号，以如此隐秘的姿态，轻轻叩响大地之门。

河流在祁连山的滋养下，解冻声在子夜格外清晰。冰层崩裂的节奏，仿佛应和着《阳关三叠》的古调，时而急促如马蹄迅猛叩击戈壁，时而舒缓似驼铃悠扬。纸鸢，笑声如银铃般清脆，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疏勒河畔的柳条，最先感知到地气的萌动。灰褐色的枝条看似枯槁，可当你伸出指甲轻轻蹭一下表皮，便能惊喜地发现，青玉般的汁液在暗暗涌动，像极了敦煌壁画里飞天飘带间流淌的千年韵律。古驿道边的白杨，树皮渐渐泛青，树根处积雪消融的痕迹，宛如有人蘸着淡墨在宣纸上晕染的笔触，细腻而美妙。

西北的春风，宛如一把神奇的雕刻刀。它掠过嘉峪关的城墙，在斑驳的箭垛间刻下新痕，而每一道新痕，都像是它与这座古老关隘的密语；它穿过玉门关的隘

窟九层楼的风铎在雨中声音愈发清越……

这场春雨，催生诸多奇妙景象。戈壁滩上，骆驼刺的枯枝绽出星星点点绿芽；腾格里沙漠边缘，沙蜥蜴破土而出，在沙丘上留下细密纹路。

兰新铁路旁杨树飘絮时，河西走廊的候鸟开启史诗般的迁徙。灰鹤群掠过焉支山巅，扇动的翅膀仿佛在应和着《古乐》的节拍。通过河西走廊传入的苜蓿种子，如今在烽燧遗址旁萌发出新芽，形成一种独特的美，令人感慨岁月的神奇。

暮色降临，我独自伫立在嘉峪关城楼远眺。祁连山的雪峰泛着淡淡光晕，长城宛如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隐入暮霭之中。

远处，一列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寂静，悠长而低沉，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此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河西走廊的初春，并非只是一场姹紫嫣红的繁花盛宴，而是万物在风沙中倔强生长的庄严宣言。那些细若游丝的绿意，那些稍纵即逝的花信，每一处微小的生机都在向我们讲述着生命的顽强与不屈。

上阙里多是酝酿、播种和积蓄力量。微风量着春天的尺寸

裁剪出青草的衣裙。蓝天拿着阳光的剪刀，剪出柳丝的秀发。河水，弹着大地的琴，“咕咚咕咚”我撒下一把希望，在老房子的后院里把自己种在春天里

下阙中，春天正在提笔书写……

更多的词——呵护、生长，和一点一点意外的惊喜

接踵而来

细雨渲染桃红。天空的五线谱上越来越多的鸟儿开始歌唱

自己也在一点点长大

这天，昼与夜均等，付出与收获均等

春分，把春天分成了一首词的上阙和下阙

一首词的上阙和下阙

春天的前呼与后应。付出与收获的

前呼后应

